



山村复仇记

山村复仇记

上 集

刘玉峯 著

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南宁

內 容 說 明

《山村复仇記》是一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，分上下两集出版，这本是上集。

小说是描写广西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的。主人公王群、徐翠、黄干和一批青年干部，投入了这场火热的斗争中。他们在一个土匪十分猖獗的环境下开展工作。初期，我们地方的武装力量较弱，王群等同志组织和发动群众，粉碎了敌人的暴动计划，挖出了暗藏的敌人，随即转入了主动，然后配合大军的进剿，全部消灭了土匪，并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，终于把万恶的匪首全部生擒活捉。

小说内容丰富，斗争尖锐复杂，情节变化曲折，引人入胜。

插图：邵伟尧
装帧：翁文希

山 村 复 仇 记 上 集

刘玉峯著

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 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	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¹ / ₃₂
广西僮族自治区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第一号	印张 11 ³ / ₈ · 235千字 · 插图：9
广西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	1963年11月第一版
广西僮族自治区民族印刷厂印刷	1963年11月第一次印刷
	印数：1—90,300册

目 录

第 一 章	圩場上	(1)
第 二 章	虎 斗	(32)
第 三 章	射 鼠	(64)
第 四 章	探 訊	(84)
第 五 章	渣 滓	(109)
第 六 章	夜 战	(142)
第 七 章	战 后	(177)
第 八 章	覺 醒	(213)
第 九 章	秋 征	(242)
第 十 章	女 諜	(271)
第十一章	被 围	(289)
第十二章	暴 行	(327)

第一章 圩場上

太阳高高地悬在天心，象一爐溶化了的銅水，发射出炙人的高热。阳光洒在美丽的漓江面上，江水閃爍着万道金光，靜靜地向前流动。

这天，是阴历的六月十五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：二、五、八赶圩，人們正成群結队，从四面八方向着漓江北岸上的一个圩鎮上集中着。高低不平的石道上，崎嶇难行的山徑上，沿江的黃沙小路上，江边的沙滩上，到处是人們行进的行列。赶圩的人，有的挑着籬筐，里面放着大大小小的瓶罐和土特产，准备卖了土特产，买回一些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辣椒之类的調味品；有的手里提着各种顏色的小布兜，准备去圩买一些牙刷、針、綫、电池之类的日用品；許多的妇女，用一条条綉着精致的花朵或图案的寬大背帶，把孩子背在背上，肩上还挑着籬筐或柴担。孩子睡着了，小脑袋歪向一边，流着口水，媽媽也不去理他。他們当中好多人都举着一把当地出产的油紙伞，伞上塗繪着各种色彩鮮艳的图案。他們用它遮着烈日，脸上流露着愉快的心情，爭先恐后地向前跑着。这里，显示着一片生活沸騰的景象。

圩場在鎮子中間的大街上，兩座險峻的石山，一南一北地屹立在鎮子的前後。南邊的一座，緊緊地靠着江邊，它那宏偉的身軀象一個巨人一樣，彎着身子，探向江心。就在这座山的下面，碧藍深邃的江水上，渡船來來往往地擺動着。從南岸過江的人，走下渡船，沿着青石階梯，通過一個幽雅的涼亭，再向前走幾十步，轉個彎，進入一座小圓門，就是圩場了。

剛剛過了渡的人們，從西邊漓江支流的乾河沙灘上來的人們，和沿北邊山角底繞過來的人們，一進小圓門，大都要停下腳步，抬起頭，踮起腳尖，向前面人叢中望上一陣，再向前走。前面的人走了，後面的人又停下來，於是暢通的街道給堵塞了。

原來擺在大家面前的，是屹立在這個六、七百戶的圩鎮西端的一座古廟。廟門頂上，有着已經褪了色的、斑駁點點的三個大字：“天后宮”。大門和牆壁，曾經上過的顏色經過不知多少年的風吹雨打已經剝落將盡了，留下一片紫一片紅的碎塊。年紀大一點的人，常年從這裡經過，曾經千百次地看見過它。現在令人覺着新奇的是：在天後宮的門口，多了一塊嶄新的、油得耀眼的黃木板，上面用鮮紅的顏色寫着醒目的幾個大字：“第二區人民政府”。人們一面向前望着，一面卻不時地發出贊嘆：“上個圩還沒有哩！”“是剛剛挂上的！”“真神氣！”消息靈通的小伙子，用着得意的神情，向人們傳播着：“聽說來了個新區長啦！”

當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黃木板上時，也就很自然地會發現：木板旁邊的石獅子門枕上，坐着一個人。他是一位

二十三、四岁，身材高大的青年，穿一身带有油污的灰制服，抱一支三八式大枪，精神饱满地在吸着旱烟。随着人们的注目，他也不住地仰着头，大睁着双眼，满意地看着面前的人群，间或看看木板，现出一副喜形于色的自豪感来。他对这块因新任区长的到来才挂起的木板，也同别人一样地感到兴趣。不同的是，他比赶圩的人，感到更多的愉快，因为，只有他才清楚：这块木板，标志着二区的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。由于新任区长的到来，区政府在起着急剧的变化。不是吗？要不是新区长来，他，一个整日钻在厨房里的炊事员，有什么资格可以拿起枪来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就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。他忙收起烟袋，站起来，慎重其事地拿好大枪，摆好姿势，象一个解放军那样在守卫着区政府了。他很想把自己的心情，向着议论纷纷的人们叙说一番，但，他想起了，区长曾经与他讲过，一个革命战士，要懂得保密的道理。于是，他警惕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，双目炯炯有神地巡视着四方。

大街上，拥塞着赶圩的人。人群中，一位十八、九岁的女干部，从东边圩场走来。她上身穿一件合身的黑细布便衣，下身穿一条灰色的土布西式裤子，一眼可以看出是公家发的；脚上穿一双草鞋，裤腿下赤露出一双肌肉丰满的脚。一个不大的紫色小口袋，挂在她的身子的左边，口袋中鼓鼓囊囊地装满了本子、文件和一些牙膏、牙刷、口盅、肥皂之类的日用品；一本卷成筒筒的书，露出三分之一在口袋外面，似乎是刚刚才塞进去的；一支光闪闪的驳

壳枪，用一条花灯心繩子系着，挂在肩膀上。手紧紧地握着枪柄。她走得很快，满脸浸润着汗水，头发迎着微风掀动，拍打着象被露水润泽过的红蘋果似的脸儿。身背后，一个用来遮太阳的大雨帽，随着她匆促的脚步，左右晃动着。轉眼間，她已走近了区政府的大門。

围在区政府門口的人們，被女同志匆匆走来的脚步声惊动了，紛紛轉过头来，望她一眼，閃开了路。有几个認得她的人，向她打着招呼。女同志笑嘻嘻地答应着，但一步未停地穿过了人群。走到門口，她却停住了步，望着門口的青年人。

不等她开口，青年人就搶前一步，迎着她喊了一声：“徐翠！”徐翠用手巾抹了一下脸上的汗，随口問一声：“老胡！你在門口做什么？”眼睛忽地瞟向黃木板，一种新奇的感触，輕輕地爬上她的心头。

老胡說：“区长要我在这放哨。”說完，又很神秘地湊近徐翠，低声說道：“新来了一位区长，你知道嗎？”

徐翠一听，更加压抑不住她心头的激动了。忙問：“什么样子？”不等回答，就又問一句：“区长在哪？”“在他屋里。”老胡的話还没有落音，徐翠就一面迈开大步，跨上石阶，一面說着：“我去找他！”

徐翠在解放前，是桂北农村一个地主家中的丫头，参加过桂北游击队，解放前夕入的党，現在是个正式党员。解放后不久，地委派她到县妇联工作。二十天前，因为主力部队集中剿匪，代理二区区委①書記，机枪連的冷指导

① 区工委——即区工作委员会的简称，是广西解放初期代表党组织领导一个区的临时性組織。

員，隨連隊離開了二區；而當時的區長不是黨員，縣委才決定派她到二區擔任婦女主任的，在黨內她負責支部書記的工作。到這裡後，隨即到靠近土匪活躍地區的莫家山村去，領導著那里的民兵與群眾，監視著敵人的活動。

昨天，她收到區里叫她回區研究工作的信。從中她知道新來了一位區長兼區工委书记，名叫王群，是從老解放區來的幹部。這消息，使她激動得一夜沒睡好覺。她猜想着：新來的區長，一定是一位三、四十歲，很有經驗的老同志，這樣一來，工作可就好搞了。她反復地思考着：見着這位區長時，區長將會問她些什麼？她應如何回答？她應該提出些什麼問題，要求區長指示？她的腦子里，一直翻騰着欣喜、希望、焦急與惶恐。這種特殊心情沖激着她，使她不能在老胡面前安靜下來。她想，那怕是早一秒鐘看到區長也好。

進了大門，左邊，也就是靠河的一邊，是一排陳旧的房間，這便是幹部宿舍。中間有一間小小的會議室。徐翠就在緊挨會議室的房間中住。右邊是一個大殿，大殿側邊，是一座殘破的大房子改修的四間小木板房，其中與徐翠住室斜對門的一間，就是區長室。

徐翠一到院中，沒有顧得上回自己的房間，就跑向區長室的門口。她敲了敲白杉木板做的房門。里面回答一聲：“請進來！”她輕輕地推開了門。就在這一瞬間，徐翠惊呆了：在她面前的，除開十來個農民外，連個老干部的影子也沒有。她的目光，迅速地落在一位伏在窗下辦公桌上寫着什麼的青年幹部身上。因為他面向窗戶，她只能看到他的側面。他象一位姑娘似地，臉皮白中帶紅，柔和細

賦，看去最多不過二十一、二歲。當對方寫完了一個字，轉過臉時，她更加清楚地看出，這位顯然是新任區長的青年，有一雙精明閃光的眼睛，黑亮整齊的彎眉，橢圓型的臉，被罩在干淨的灰色干部帽子下面，顯得十分清秀、整潔。儘管是炎熱的夏天，他的衣服仍然是穿得很整齊，甚至脖子的風紀扣也緊緊地扣上了。當她的目光與他碰在一起時，不知為什麼，她剛剛那股活潑熱情的勁兒，突然消失了，代之而來的，是一陣心跳，熱血驟然涌了上來。臉上感到一陣熱辣辣的。

王群一回头，只见面前站着一位女同志，不由地也怔了一下。他匆忙而細心地打量着对方：一张丰满紅潤的圓臉，衬托着一双正向他注目凝視的大眼睛，頰上潛伏着的两个酒窩，忽隱忽現，烏黑而厚实的头发，剪得短短的，从头到脚，給人一种朴素、泼辣、活潑而美丽的印象。这副脸型多么熟悉啊！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嗎？不！沒有见过，他想起了是前两天在县委会听过徐政委的詳細介紹，她莫非就是徐翠？于是，他立即站起来，走上前去伸出了手：

“我是王群，你……”

“我是徐翠。”徐翠答应着，心情慌乱地伸过手去。

“来，这边来！”王群請她到里面坐。

为了不打乱王群与农民的談話，也为了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，她沒有向里面迈步，只是說：“你們先談，我把东西放下再来。”随着，拿起东西，回轉身去。

她刚刚走了两步，就听到王群在講話了。她下意識地停下了脚步，傾听着那剛毅振耳，与他的相貌不十分相称

的声音：“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，这些地主老爷们可能是看到国际形势有了点变化，想跟我们捣蛋。不用怕，政府一定给你们作主……”

她没有弄清地主究竟捣了什么蛋，一面想着一面慢慢地走近自己的房门。这时，农民们已自王群房中走出。她不由地回转头来，只见手拿草帽和雨伞的农民们，正一步一回头地要王群止步。王群把他们送到院中，又最后一次地嘱咐着：“回去讲给地主听，就说是区长讲的：政府的法令要保护佃权，坚决不准退佃！”他用手狠狠地向下劈，表示着他的话是不可动摇的。农民们点着头走了出去。王群又回去招呼另外的农民。徐翠这才回过头来。

这变化与她想象的距离太远了，她心目中的老干部，一下子变成了一位英俊的青年。由于变化的太突然，她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，因此，当她慢慢地走向自己的房门时，感到一阵阵的惶乱：他是那么年青，仅仅比自己大一两岁，他能担负起自己心目中的老干部的重任吗？……

仅仅是几步路宽的院子，她还没有时间去细想，就已经到了自己房门口。房门没有锁，想必里面有人，就用手推开了门，一位十五、六岁，生得小巧玲珑，穿着一身短小的士林布学生装的小姑娘，笑嘻嘻地跳过来，伸手搂住徐翠的脖子，发出清脆的叫声：“徐翠姐！你回来了？人家正想你哩！”

小姑娘名叫石屏，是解放后才从学校出来的初中三年级学生。她是第一批参加青年团的，对实际革命斗争的向往，促使她离开了仅仅差几个月就要毕业的学校，卷进了革命的洪流。不久前，她被分配在二区担任青年团的干

事。她和徐翠住在一個房間里。在政治上，徐翠是她的老師，在文化上，徐翠又是石屏的學生。因此，兩人感情很好。

石屏鬆開手，繼續說道：“徐翠姐，來，幫我們評一評，看誰的觀點正確。我說第三次世界大戰不能打起來，李奇却說很難講。”說着話，她已跳到靠窗邊的桌子前，去倒開水。

石屏一閃開，徐翠這才清楚地看到：床邊還坐着財糧助理員李奇。這時，他已站起來在與徐翠讓坐了。徐翠接過燙熱的開水，放在桌上，與李奇打着招呼，同時，仔細地打量着李奇的表情，思考着如何回答石屏提出的問題。

引起徐翠深思的是：坐在她面前的這個個子短小、臉胖胖的財糧助理員，是一位留用人員。解放前，他是國民黨鄉公所的事務，與我們地下工作同志有過聯繫，供給過我們情報。解放後，雖然工作表現還老實，可是政治上不開朗，胆小怕事，舊職員的作風太嚴重。因此，徐翠和石屏是不大喜歡他的。對於許多問題的看法，往往相差十萬八千里，但每當雙方的意見發生矛盾時，總是李奇先讓步的。他那副彎腰打躬的舊作風，給徐翠留下過深刻的印象。但，徐翠很清楚，他的低頭認輸，並不能說明他的思想已經通了。因此，听了石屏的話後，徐翠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她不想使李奇太難堪，只是根據上級發的宣傳提綱，很婉轉地說：

“是很難講，只要蔣介石、美帝國主義這些反動派存在一天，就不敢保險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。”她邊說邊放下自己的雨帽、口袋，兩眼却眨也不眨地望着站在面前的

石屏和坐在身边的李奇，见他們没有什么大的反应，这才繼續說：“不过，目前是打不起来的，因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，帝国主义还不敢发动大战。”

李奇揣摸着徐翠的意图，順水推舟地点着头說：“对！对！徐翠同志的分析挺正确！”

石屏却以輕蔑的口吻重复着李奇的那句話：“对，对，徐翠同志的分析挺正确！”然后紧迫地追着問：“你不是刚刚还說朝鮮战争的爆发，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先声嗎？怎么又改了口？”虽然，她的态度显然是在开玩笑，但李奇却感到十分难堪地望着她。

徐翠一听，就情不自禁地接上去說：“那是敌人造謠，不要信那一套！”談到这里，她忽然想起，有必要在这个問題上听听同志們的意见，就轉过話头問道：“你們近来听說過什么謠言嗎？”

李奇眨巴眨巴着眼睛，沒有做声。石屏却一本正經地接着說：“我刚从乡下回来。謠言可多啦！講得最多的就是刚才我和李奇爭的这个問題，說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打起来，国民党就要反攻大陆了；还有人說，李宗仁、白崇禧要回来过中秋节哩！哼，我才不信那些鬼話！还有……”

徐翠掏出了小本本，記錄着石屏的話，心中不住地打着算盘：对于这个問題，我們已經作了反复的宣传，怎么还有不少人担心呢？現在，象李奇的反映，說明了我們的干部也受到謠言的影响。我們必須采取措施，来解决这一問題。但，采取什么措施呢？对目前形势究竟應該如何的估計呢？从国际形势联系到下面的工作，应作出什么样的正确結論呢？她一时还有些模糊。这个难做的題目，不由

地使她想起了王群，于是，她翻过小本本，在記着准备与王群談的問題中，加上一条：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謠言問題。”然后，等石屏一住口，她就简单地給她們作了解释，回头去找王群。

徐翠經過与李奇和石屏的交談后，初见王群时的那种紧张心情，已慢慢安定了下来。因此，一进屋，还没坐下，就和王群同时抓住了桌子上的热水瓶。

王群說：“我来！”

徐翠說：“我自己来！”

王群开玩笑地說：“这里我是主人。”

徐翠仍不放手，閃动着两只大眼望着王群說：“从時間上来講，我是主人，你才来三天，我来二十天了。”

在这简单的對話中，王群很敏感地覺察到，站在他面前与他爭辯的这位女同志——他今后工作中的助手，有一种与自己很相象的性格。終于，他讓步了，他疾速地摆好两个杯子，同时，用着和解的口吻說：“是的，我們都是主人！”

开水热气騰騰地泻向杯里，徐翠向一边放热水瓶的当儿，王群已把倒滿了开水的杯子，递在徐翠面前，然后，把另一杯放在自己面前。两人面对面坐下来，望了一陣开水杯上裊裊上升的白汽之后，王群就开门见山地說：“怎么样，談談下面的情况吧！”因为，刚刚听到一些农民反映地主有退佃、不遵守減租法令等行为，使他微微地感覺到，似乎有一种不平靜的空气在下面播动着，这使他急于

想听听刚刚从乡下回来的徐翠的意见。

徐翠早已掏出了自己的小本本在翻动着。听见王群問了，她忙抬起头来，用着征詢的語气問：“从哪里談起呢？”

王群溫和地說：“随便談吧！”

于是，徐翠又望了一眼小本本上写有“基本情况”几个大字的那一頁說：“我在那个行政村^①，是由三个自然村組成的，离开这里三十五华里，主村叫莫家山，在三个村的最南边。这个村，三面靠山，东面是一条小河，形势十分险要，因此，农会就設在那里；靠西北角的一个自然村叫巢山，东北角的一个自然村叫黃山；巢山問題不大，黃山是土匪出山必經的路口，象在老虎口里一般……”

王群感到徐翠的神情有些拘束，就从中插上一句：“这样說，你是在虎口里住着啦！”

徐翠随口答道：“說在虎口里住，有点过火，不过，我常想：住在莫家山这个鬼地方，真是同在刀刃上行走似的，一不小心，就有跌倒爬不起来的危险！”

“那末，你討厭这个地方嗎？”

徐翠感到对方似乎誤解了自己，就忙辯解着說：

“不，不，你把我的意思弄錯了。我只是說有危险，絲毫也沒有討厭它。相反，我很愛这个地方，才二十天，我和很多干部，民兵都搞熟了。”她已忘記了看小本本，两眼不住地望着王群。她發現王群在滿意地笑了，就又高兴地說下去：“其实，說危险，也并不太危险，这个村是我們

^①行政村，即土改后的小乡。

区的老重点了，一解放，解放軍的机枪連就駐在那里，那里的民兵、农会，是全区組織最早，也是最好的。”她一时忘記了工作中的困难。

王群又插嘴說：“除了农会、民兵好，还有什么特点呢？我說的是特点——”他加重了語气，很認真地強調着：“我們在工作中，一定要抓住特点，抓不住特点，就会迷失方向。”

徐翠稍为想了一下，幸好自己作了准备，不然，真要給这位新来的区长考住了。于是，她高兴地回答道：“我想，莫家山的特点是三多……”

王群頓時情緒高涨地打断了徐翠的話：“三多？嗨，有意思！談談怎么多法？”

徐翠接下去說：“第一，干部，民兵多；第二，地主恶霸多；第三，土匪家属多。”

王群听到这里，按照自己的习惯，想进一步弄清楚这个村的具体情况。于是，就翻开了筆記本問道：“有具体材料嗎？”

徐翠犹豫了一下說：“有！你講吧，要什么材料？”

王群說：“請你談談有关的数字看，全村有多少人口？多少戶？你說的‘三多’各有多少？民兵的枪枝彈藥的配备情况如何？敌我思想动态怎样？”

徐翠根据王群的要求，边翻着小本本，边講着，从她的敘述中，使王群清楚地感觉到：莫家山的确是个敌我矛盾十分尖銳、复杂的地方。全行政村，有一百七十三戶，除去六十二戶軍、工、烈属与經常参加活动的民兵干部外，有四十四戶是土匪家属，十三戶恶霸地主，剩下的五

十四戶，有的家里沒有年青人，有的是通過匪的。但，令人奇怪的是，莫家山基本情況雖很複雜，談到目前的敵我思想動態時，徐翠卻談不出什麼太具體的東西來，似乎那里是風平浪靜的。於是，他又追問下去：“據你看，目前——也就是現在，莫家山的主要矛盾是什麼？”

徐翠不加思索地答道：“這还用講，當然是敵我矛盾！”

王群又問：“除了上面談到的外，還有什麼情況嗎？”

徐翠說：“我們的民兵離不了部隊。部隊一來，民兵、幹部情緒就高漲，意見也容易統一，部隊一離開，幹部、民兵情緒就低落，分歧意見也就会多。幹部、民兵是這樣，群眾更不用說了。”

王群站了起來，習慣地在房內走動着。經過一陣思索後，他象若有所悟地停下來說：“是不是也同別地一樣，幹部與民兵隊伍，組織還不大純呢？”

為了回答王群的疑問，徐翠熟悉地介紹着莫家山的幹部情況：“主要幹部是這幾個：民兵隊長黃干，是佃農出身，解放前殺過地主黃維心的父親和弟弟，現在表現很積極，村上的工作，主要是靠他；婦女主任蘇鳳姣，也是一個比較活躍的幹部，只是她的歷史情況我還沒弄清楚，這個人工作表現雖還不錯，就是愛與黃干吵架；村長黃蝠，解放前當過幾個月份甲長，是個懦弱無能的人；農會主任莫威，很少講話，但工作却很踏實。這些幹部，在過去的減租退押鬥爭中，都是主動接近部隊和工作隊的，家中也都很窮……”她還想談談出席過省農代會的婦女代表黃容的情況，但終於沒有繼續談下去。因為，她雖然認識到